

牧师的儿女

劳伦斯中篇小说集



RBB75 / K44



211694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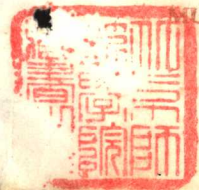
MUSHIDENUER·MUSHIDENUER·MUSHIDENUER

[英] D·H·劳伦斯著

主 万译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1169475



牧 师 的 女 儿

——劳伦斯中篇小说集

(英) D·H 劳伦斯 著

主 万 译

责任编辑：刘跃伟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4.25 插页：2

字数：306000 印数：1——12250

ISBN7—217—0094—2

I·187 定价：4.35 元

湘人：88—15

目 录

瓢虫	1
狐	98
上尉的布娃娃	193
公主	314
牧师的女儿	371

瓢 虫

贝弗里奇夫人破碎的心上中过多少剑啊！然而，那里似乎总有地方可以再接受一剑。因为她已经下定决心，决不让自己的怜悯心和仁慈心泯灭。要不是亏了这个决心，那么在1916年和1917年^①，当她的儿子们，还有她的兄弟，全阵亡了，死神似乎正挥动大镰刀在她的家人中宰割时，她本人很可能会单单由于痛苦而死去的。但是我们忘却了吧。

贝弗里奇夫人热爱人类。不管会出什么事，她总继续爱护他们。不啊，就人情的意义而言，她还会爱她的敌人。不是爱敌人中那帮罪犯，那帮干了暴行的人，而是爱那些自己没有选择、成为敌人的人。她不愿意给全面的怨恨所支配。

有人称她为英格兰的灵魂。这话说得并不错，虽然她有一半爱尔兰血统。不过她是出身于一个古老、忠诚的贵族家庭，这个家庭以子弟才华出众而著称。贝弗里奇夫人呢，她好多年一直对英国政治的趋势具有和任何一位当代人同样的影响。她是上议院和内阁中掌握实权的领袖们的密友，心满意足地认为，只要这些人从她这儿像从生活的花朵那儿那样，吸取到真理与诚挚友爱的纯洁芳香，他们就应当有所作为。她对自己的精神并没有什么疑虑。

^①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斗最激烈的岁月。

她呀，她决不降下她的精美、丝质的旗子^①。例如，在十分痛苦的战争年代，她始终没有忘记敌人的战俘，她决心尽力为他们做一些事。在最初的几年里，她仍旧具有影响。可是在战争的最后几年，她和她这类人渐渐失去了手中的权力，她发觉她不能再有所作了：几乎什么事也办不了。这时候，好像那许多支剑一下全刺中了这个身材矮小、不屈不挠的多洛罗萨老妈妈^②心中的要害那样。新的一代人嘲笑她。她是一个寒酸的、老式的小贵族，她的客厅也冷落了。

但是这种情况我们早就料到。1916年和1917年是旧精神在英格兰永远逝去的年头。可是贝弗里奇夫人却继续挣扎着。她正一步步败下阵去。

那是1917年冬天——或者是深秋。她小儿子吓人的阵亡的噩耗，使她有两星期患病不适、浑身无力。她觉得自己非屈服不可，就这么死了。接下去，她想起有许多别人全都十分痛苦地躺着。

她于是颤巍巍地、虚弱无力地撑起身，到伦敦附近的那家医院去探望一下，那里躺着患病的和负伤的敌军官兵。贝弗里奇伯爵夫人仍旧是一位享有特权的女人。社会上开始嘲笑这个代表过时的正义感与审美观念的身材矮小、疲惫不堪的老人儿。但是他们并不敢对她抱有什么恶意的想法。

她吩咐人备好汽车，独个儿去了。她丈夫，那位伯爵，心情忧郁，已经到苏格兰去了。因此，在一个晴朗、多云的十一月的某个上午，贝弗里奇夫人在赫斯特街那家医院门前

① 原文是Lower her delicate silken flag. 按“降下旗子”是“投降”、“屈服”的意思。

② 指绘画或雕塑的忧伤的圣母玛利亚像，这里借指贝弗里奇夫人。

下了车。门卫认识她，在她经过时向她敬礼。啊，她对于这份深深的恭敬早已很习惯！等这种恭敬变得较为淡漠后，她竟然那么强烈地意识到了，这是很奇怪的。然而实情却是这样。对她说来，这是结局的开端。

护士长陪她走进病房。啊呀，病床全占满了，有些人甚至躺在地上的草荐上。那地方有一种拥挤、绝望、消沉郁闷而又一筹莫展的气氛：仿佛有人想要发出声音或说一句话似的。许多人都面容憔悴、髭须猬集，有一个人神志昏迷，不时用萨克森语^①说上几句。这使贝弗里奇夫人十分伤感。她过去在德累斯顿^②受的教育，在那个城市里结交了许多友人。她的子女也是在那儿受的教育。她很痛苦地听着那一阵阵萨克森语。

她是一个矮小、瘦弱、鸟儿般的女人，风度优雅，但是有点儿九十年代^③那种女才子的气息，这一点是明白无误的。她很虚弱地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病床，用流利的德语说话，不过微微带有一丝英语语调。她总是问有没有什么事她能做一下。这些人大多数是军官和上流人士。他们提出一些小要求，她全在一本簿子上记下了。她那苍白的、相当疲惫的长脸和她那神经质的小手势，不知怎么唤起了人家的信任。

有一个人闭着眼睛，十分平静地躺在那儿。他蓄着一把黑胡须，脸盘相当小，脸色土黄，可能已经死了。贝弗里奇夫人恳切地望着他，脸上露出了担惊害怕的神色。

“哟，是迪奥尼斯伯爵嘛！”她心神不宁地说。“你睡着了

① 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萨克森地区的语言。

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易北河畔的一大城市。

③ 指十九世纪九十年代。

吗？”

原来那正是波希米亚人^①约翰·迪奥尼斯·普萨内克伯爵。他还是一个小伙子时，她就认识他了。就在1914年春天，他和他的妻子还到莱斯特郡^②贝弗里奇夫人的乡间别墅来盘桓过一阵子。

他的黑眼睛张开了：漆黑的大眼睛视而不见，黑睫毛有点几卷曲。他是一个身材瘦小的人，小得像个孩子，脸盘也相当小。不过外形却很匀称，仿佛是以一种强烈的男性活力烘制成的。这时，他的黄黑色表皮似乎枯槁了，一对细细的黑眉毛似乎是画在一个死人脸上的。然而，眼睛却是活的：也不过是活的，实际上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不知道。

“你认识我吗，迪奥尼斯伯爵？你认识我，是吗？”贝弗里奇夫人俯身向前，对着那张床，说。

有好一会儿，没有回答。接着，那双黑眼睛凝聚成了一种认识的神色，脸上还露出了一丝殷勤的微笑。

“是贝弗里奇夫人。”他的嘴唇形成了这么一句话，实际上并没有发出声音来。

“我真高兴，你能认出我来。同时也很难受，你负伤了。真很难受。”

那双黑眼睛从遥远、可怕的死路上凝视着她，毫无改变。

“有什么事我可以给你做吗？什么事也没有？”她一直用德语说。

① 波希米亚：捷克斯洛伐克西部的一片地区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属奥地利。

② 英国英格兰中部的一郡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从远处，从他的眼睛里传来了答复：是一种疲倦的神色，一种谢绝的神色，也代表一种恳求不受打扰的愿望，他已经不能尽力挣扎着恢复知觉了。他垂下了眼皮。

“我很难受，”她说。“要是有什么事我可以做的话，……”

那双眼睛又睁开来，望着她。他似乎终于听见了，眼睛仿佛作出斯斯文文一鞠躬那么一个最后的、困乏的神态。随后，眼皮缓缓地又合起来了。

可怜的贝弗里奇夫人站在床边，低头望着那张纹丝不动的脸和那把纤细的黑胡须。这时候，她心里悲痛得又像给剑刺了一下。那头纤细的黑发从皮肤里生出来，并不很密。他生着一张古怪、黝黑、原始人的小脸盘，有一个端正的小鼻子：当然不是一个雅利安人^①。他这就要死了。

他胸膛上部被一颗子弹打穿，另一颗子弹打断了他的一根肋骨。他住进医院已经有五天了。

贝弗里奇夫人请护士长打电话给她，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。随后，她满心伤感，乘车走了。她并没有回贝弗里奇府，而是驶到公园——海德公园附近，她女儿的公寓去。达夫妮夫人很穷。她嫁给了一个平民，英格兰一位最著名的政治家的儿子，不过却是一个没有钱的人。贝弗里奇伯爵把他继承的那一大家家财，大部分全挥霍掉了，因此这位闺女比较地说来，也没有多少钱。

贝弗里奇夫人心头很痛苦，她穿过那扇狭窄的门走进了那座相当丑陋的公寓。达夫妮夫人坐在那间黄色小客厅里的

^① 印欧语系的人，尤指北欧人。

电炉旁边，正和一位客人谈天。她看见身材矮小的母亲，连忙站起来。

“哟，妈，您非得出来吗？我想您管保没这必要。”

“不啊，亲爱的达夫妮。我当然应该出来啦。”

“您好吗？”女儿的声音是迟缓的、响亮的，既爱护又伤感。达夫妮夫人只有二十五岁，身材很高。战争爆发时，她是一位美人儿，父亲曾经希望她会结下一门极好的亲事。的确，她嫁给了名门望族，可是并没有金钱。现在，伤心、痛苦、热情又遭到挫折，她蒙受了莫大的损害。她的丈夫在东方失踪了，孩儿生下后就死去，两个亲爱的兄弟也全阵亡。她本人不舒服，老不舒服。

她是一个颀长、窈窕的姑娘，具有父亲的停匀身材。她的肩膀仍然笔直。可是雪白的颈子多么细啊！她穿了一件朴实的黑上衣，领口用五彩的毛线缝了一圈，腰上还松松地束了一条五彩的腰带，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的装饰。她生着一张妩媚可爱的脸，肤色柔和、洁白，富有异国情趣，脸蛋儿红扑扑的十分娇嫩。头发是一种可爱的浅黄色，灰黄色，很密，很柔软。由于她的头发和脸上的皮肤全都受到异常仔细的保护，所以它们简直像是假的，如同温室里的花朵那样。

但是啊呀，她的美貌并没有给她带来成功。她有患肺结核的危险，人太瘦了。眼睛是她最黯淡的部分，它们具有微微发红的眼眶，神经疲劳，眼皮也血管暴露，显得很沉重，仿佛不想睁开似的。眼睛本身很大，是一种美丽的蓝绿色。可是它们滴溜滚圆，倦怠无神，几乎成为灰绿色了。

她当时站在那儿，是一个身材颀长、停匀的姑娘，亲切爱护地低头望着她的母亲，心里和死灰一样。这位矮小、可

怜的母亲，一举一动那么卓尔不群，对她的种种悲痛实在不应该表示怜悯。她的生活就在于她的悲痛，以及在她为别人的悲痛所作的努力中。然而，达夫妮可不是生来干慈善事业和忍受悲痛的。她生就一个姣好的身材和两条结实可爱的长腿，可以说是阿耳特弥斯或者阿塔兰特，而不是达夫妮^①。她的额头相当宽阔，下巴颏儿也是如此，这表明她生性坚强、鲁莽，而那双好奇、激动、斜望着人的眼睛，则说明她身上郁积着奔放的精力。

这是使她苦恼的事：她自己的奔放的精力。这种精力是从她父亲那里，从父亲那不顾死活的家族那里得来的。第一位伯爵出身是一个肆无忌惮、心粗胆大的边境^②军人。这种血统流传下来了。啊呀，你拿这种血统有什么办法呢？

达夫妮嫁了一位值得敬重的丈夫：一位真正值得敬重的丈夫。可她却需要一位心粗胆大的人。不过思想上，她又恨所有心粗胆大的人：她由母亲培养起来，一心只钦佩善良的人。

因此，她的鲁莽的、反慈善的激情找不到一个发泄的地方——而且，她心里想，也不应该找一个发泄的地方。这样，她自己的血气反对她本人，打击她本人的神经，并且摧毁了她。使她不舒服的不是别的，就是失意与愤怒，而这也使大夫们担心她患上了肺结核。它明摆在那儿，就挂在她那张相当大的嘴上：失意、愤怒、怨恨。它在那儿，同样也闪现在那双转动的蓝绿色眼睛里，一种斜视的、躲闪的目光。同样

① 阿耳特弥斯是希腊神话中月亮和狩猎的女神，阿塔兰特是希腊神话中一个捷足善走的美貌女郎。达夫妮是希腊神话中化作月桂树的女神。

② 指英国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边境。

的愤怒悄悄地转向自身。这种愤怒使她两眼发红，破坏了她的神经。然而，她的全部意愿就专注在如何采纳母亲的信条，如何谴责她那英俊、高傲、蛮横的父亲，父亲给家里带来了那么多苦难。是呀，她的坚定不移的意愿就是：生活应当是仁慈和善、有益于人的。可她的血气却是鲁莽的，是心粗胆大的人的血气。她的意志是两者中较强的一方。不过她的血气却对她进行了报复。因此，这天她的血气正旺：从内部粉碎了她。

“你没有得到什么消息吗？亲爱的？”母亲问。

“没有。巴兹尔的父亲得到消息说。英国战俘给送进了哈斯朗，详细情况会由土耳其人转来的。有些阿拉伯战俘传出来一种谣言，说巴兹尔是接回来的一名英国伤员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听到这话的？”

“今儿上午，普里姆斯来啦。”

“这么说，咱们还有一线希望，亲爱的。”

“是呀。”

没有什么比达夫妮证实还有希望时，更为呆板和沉痛的了。对她说来，希望几乎成了一件被诅咒的事。她但愿不要有这样一件事。哈哈，希望的折磨，是对一个人灵魂的侮辱。像那个纠缠不清的寡妇索取她分内的抚恤金那样。它为什么不可以干脆就是一场大灾难，一下子了结掉呢？这样和绝望磨磨蹭蹭，比绝望还要糟糕。她已经希望过那么多次：喂，为她亲爱的兄弟，她曾经那么痛苦地希望。她最心爱的两个兄弟全都死了。她希望不会死的大多数别人也全死了。只剩下关于她丈夫命运的这种捉摸不定，还在使人痛苦怨恨。

“你觉得好点儿了吗，亲爱的？”身材矮小、精力依然旺

盛的母亲说。

“多少好点儿啦，”传来这么一句充满怨恨的回答。

“夜晚睡得好吗？”

“和先前差不多。”

接下去停了一会儿。

“你来和我一块儿吃午饭，好吗，亲爱的达夫妮？”

“不，亲爱的妈妈。我答应到霍华兹^①去和普里姆斯罗斯一块儿吃午饭。不过我还要过一刻钟才走。您先坐会儿。”

两个女人在电炉旁边坐下了。她们沉痛地静默了一会儿，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接着，达夫妮打起精神望着她母亲。

“您肯定您可以上外面来了吗？”她说。“什么事使您这么突然上外面来啦？”

“我上赫斯特街去的，亲爱的。报上作了那样的报道后，我就想到了那些伤员。”

“您干吗要去看那些报！”达夫妮带着无名的、尖刻的怒火脱口这么说。“嗨，”她比较平静下来，又说。“您现在出来了，是不是觉得好点儿呢？”

“除了咱们，还有那么许多人也在痛苦受罪，亲爱的。”

“我知道他们也在痛苦受罪。这把事情弄得更糟。如果就只有咱们，那倒不会有什么关系了。至少也是，会有点儿关系，可是你会觉得好受点儿。一大群人全处在同样的情况里，你只是他们中的一分子。”

“有些人甚至更糟，亲爱的。”

“啊，一点儿不错！大伙儿的情况越糟糕，个人的情况也

① 餐厅的字号。

就越糟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，亲爱的？别把问题看得太坏了。我觉得如果我自己能牺牲点儿，去帮助别人——你知道——那就会减轻我的痛苦。我觉得我可以给躺在那儿的那些人的东西，达夫妮，就是给我自己孩子的。如今，我只能通过帮助别人去帮助他们了。不过，这件事我还可以做，达夫妮，孩子。”

说着，母亲把白皙的小手放进了女儿白皙、冰凉、细长的手里。泪水涌上了达夫妮的眼睛，她嘴角旁显出了一种冷漠无情、怪异可怕的样子。

“您能有这样的感觉，这真好极啦，”她说。

“你也有同样的感觉，亲爱的，我知道你也有。”

“不，我没有。我见到的人都受着这种同样可怕的不幸，这使我更渴望世界早些完结。可我很明白，世界是不会完结的——”

“世界会变得好点儿，亲爱的。这一回，它就像是患了一场大病——像患了一场十分严重的肺炎，撕裂着世界的胸膛。”

“您相信它会变得好点儿吗？我可不相信。”

“它会变得好点儿的。当然会变得好点儿。不这么想，那是违反常情的，达夫妮。你记住，以前，就连在欧洲，是什么个情形。噢，达夫妮，咱们的眼光必须更宽大点儿。”

“是呀，我想咱们也只好这样。”

女儿张开嘴用洪亮、单调的音调迅速地说。母亲讲的是肺腑之言。

“啊，达夫妮，我在赫斯特街的伤员中发现了一位老朋友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瘦小的迪奥尼斯伯爵。你记得他吗？”

“记得。他怎么啦？”

“伤势很重——胸部打伤啦。情况非常糟。”

“您和他说话了吗？”

“说了。尽管他留了胡须，我还是认出了他。”

“胡须！”

“是呀——一把黑胡须。他敢情没法刮脸。他还活着，真奇怪，可怜的人儿。”

“干吗奇怪？他年纪并不大。多大岁数啦？”

“三十开外，四十不到。不过情况很糟，伤势很重，达夫妮。而且那么瘦小。那么瘦小，皮肤那么蜡黄——Smorto^①，你知道这个意大利词吧。就是深色皮肤的人的那样子。它里面有一种令人痛苦的意味。”

“他现在看上去很瘦小——很可怕吗？”女儿问。

“不，并不可怕。有点儿像一个病得很重、又说不出哪儿疼痛的孩子的那种恍恍惚惚神气。可怜的迪奥尼斯伯爵，达夫妮。我以前不知道他的眼睛那么黑，亲爱的，他的眼睫毛那么长，那么卷曲。我以前从没有认为他长得很漂亮。”

“我也从没有。只不过觉得他有点儿滑稽，那么短小精悍的一个人。”

“是呀。可是现在，达夫妮，那张黝黑的脸上却有一种冷漠的、英勇而伤感的神气。一种原始的神气。”

“他对您说了什么话？”

^① 意大利文，意思是：“苍白的”。

“他没法和我说话。只动了动嘴唇，说了我的姓名。”

“这么糟吗？”

“是呀。他们怕他会死。”

“可怜的迪奥尼斯伯爵。我早先很喜欢他。他有点儿像个猴儿，不过他也有他的长处。我十七岁生日那天，他还给了我一只针箍。那么有趣的一只针箍。”

“我记得，亲爱的。”

“不过他的妻子并不讨人喜欢。我不知道他死在远离她的地方，在意不在意。也不知道她晓得不晓得。”

“我想不会晓得。他们甚至对他的名字也知道得不太清楚。只知道他是某某团的一名上校。”

“是第四骑兵团，”达夫妮说。“可怜的迪奥尼斯伯爵。这么可爱的一个名字，我早先总这么想：约翰·迪奥尼斯·普萨内克伯爵。他总穿着得非常考究。舞也跳得挺出色，身材瘦小，但是十分利索。不知他对死在意不在意。”

“以前，他自己象个小动物那样，充满了活力。人家说，瘦小的人总自高自大。可是他眼下并不显得自高自大了，亲爱的。他脸上有一种苍老的神气——同时，不错，看上去也相当漂亮，达夫妮。”

“您是说他眼睫毛很长吗？”

“不是。他那么平静，那么寂寞——而且在他的同类人中显得很苍老。我想他一定是属于中欧的那个古怪的土生土长的小民族。我呆在他身旁感到很健康。”

“您这人真好，”达夫妮说。

但是第二天，达夫妮打了个电话到赫斯特街去，打听了一下他的消息。他的情况和前一天差不多。接下去，她每天

都打电话去询问。后来，他们告诉她，他好点儿了。有天，她接到消息，说她丈夫负了伤，在土耳其成了俘虏，他的伤就快痊愈了。这天，他忘了打电话去询问那个矮小的敌人伯爵的情况。第二天，她打电话去说，她要到医院去探望他。

他正醒着，比先前烦躁，也比先前容易激动。她们看得出他鼻子四周的那种痛苦、厌恶的神气。他的脸在达夫妮看来，似乎很离奇地藏在那一把黑胡须后面，不过胡须却很细，每一根纤细地单独从土黄色的、微微有点儿透明的皮肤下长了出来。他的口髭在他嘴的四周同样形成了一道纤细的黑圈。他的眼睛睁得很大，黑漆漆的，没有什么明白的表情。他注视着这两个女人走过那间拥挤的、郁闷的房间，仿佛没有看见她们。他的眼睛似乎睁得太大了。

那天天气很冷，达夫妮紧裹着一件黑色海豹皮大衣，把一条臭鼬皮衣领翻起来遮着耳朵，一顶暗金色的便帽两边拉下来盖着额头。贝弗里奇夫人穿着黑貂皮大衣，一副生就的那种奇怪的、不修边幅的文雅气度，看来多少有点儿像一只耸起羽毛的小鸡。

达夫妮对医院里的情况感到很不舒服。她不由自主地东张西望，一切都给了她一种令人厌恶的沉闷感觉：这些患病、负伤的敌人官兵使人感到惊骇。她穿着皮大衣站在床边，显得既高大又突出，矮小的母亲站在她的身旁。

“我希望你对于我上这儿来并不在意！”她用德语对这个伤员说。讲这种语言她的舌头觉得有点儿发僵。

“她是谁？”他问。

“是我女儿，达夫妮夫人。你总记得我，贝弗里奇夫人吧！这是我的女儿，你在萨克森就认识她。她听说你受了伤，心

里很难受。”

那双黑眼睛盯视着这位矮小的夫人，接下去又回到达夫妮的高大身个儿上。低低的、病态的额头上露出了一种疑虑的神气。显然，她的突然出现使他吃了一惊。他把脸侧到一旁，达夫妮注意到他的纤细的黑头发长久没有修剪，猬集在他那动物般的小耳朵上。

“你不记得我了吗，迪奥尼斯伯爵？”她迟钝地说。

“是呀，”他说。不过他一直把脸避开。

她站在那儿觉得侷促、慌乱，仿佛她这样跑来，faux-pas^①似的。

“你不愿意受到人来打搅吗？”她说。“我很抱歉。”

她的声音是单调的。这时候，她突然觉得裹着皮大衣透不过气来，于是把大衣敞开，露出细瘦的白颈子和那件朴实的黑套衫的平坦胸部。他勉强地又回过脸来望着她。他望着她，就仿佛她是站在他面前的一个怪物似的。

“再见，”她说。“好好养伤。”

她转身走开时，用呆滞的眼睛很古怪地向下斜瞅着他。由于紧张，她的眼睛四周还有点儿红。

“你现在长得这么高，”他说，依然有点儿惊慌。

“我一向很高，”她半侧过身去，对着他回答。

“可我身材很矮小，”他说。

“我非常高兴，你好点儿啦，”她说。

“我可不高兴，”他说。

“为什么？我想你一定也高兴。像我们一样高兴，因为我

① 法语，意思是：“有点儿失礼”。